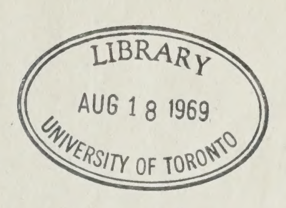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三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太倉張泰基　同校

奏草三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即謾生是非以爲威福朕任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

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愼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秖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

誠願既免罪戾又蒙襃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録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

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

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
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
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
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
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
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
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
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
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
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

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
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
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
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紿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
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
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
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
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
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
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

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

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咈者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旣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譖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

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
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
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
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蓄已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
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効雖有悔過之意必無
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
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用
肆于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
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
有致理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

人到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愼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

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弃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

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竊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

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獘不去故也所謂九獘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獘也諂諛顧望畏懦此三者臣下之獘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

之畏慄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于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

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𠜂弃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絶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旣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

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己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纊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秪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

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恱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顔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競況有疎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合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

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弃人而任已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効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

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謟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姸蚩而姸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踈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

要備矣其奬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抉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已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奬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

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開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乎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

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

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旣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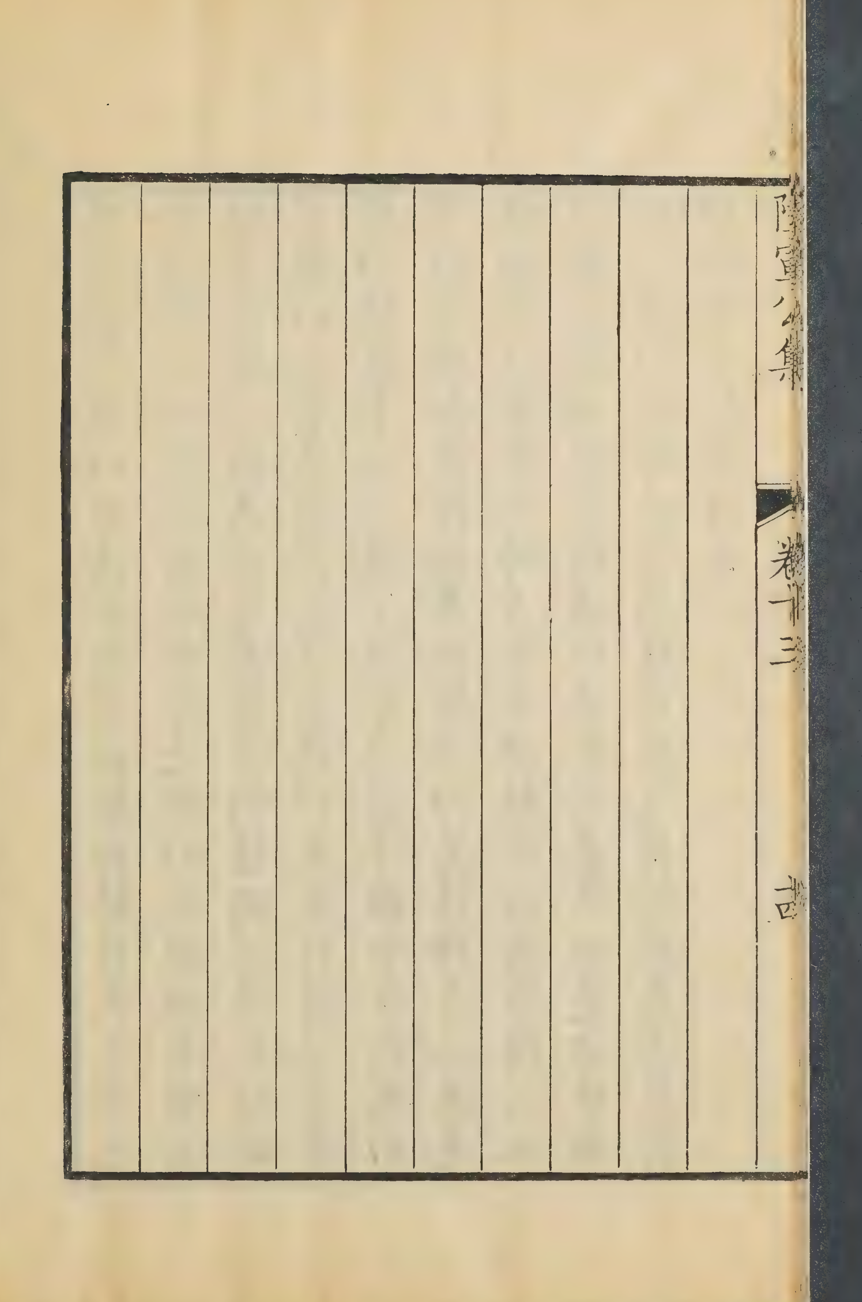
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
自貶損以荅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旣虧
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
詳思不爲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爲王嬴

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羲皡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辯況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尅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元運上可以高德

於复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達於玆義而已矣陛下何惜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元元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轂以賤爲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于諸侯曰不轂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己也臣顧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鑒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旰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讁太峻禁防

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
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
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
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
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寔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
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
抑者未克伸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
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
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而禱于桑野躬自髡剔
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良以

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瘢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而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

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
聖裁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三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四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太倉張泰基　同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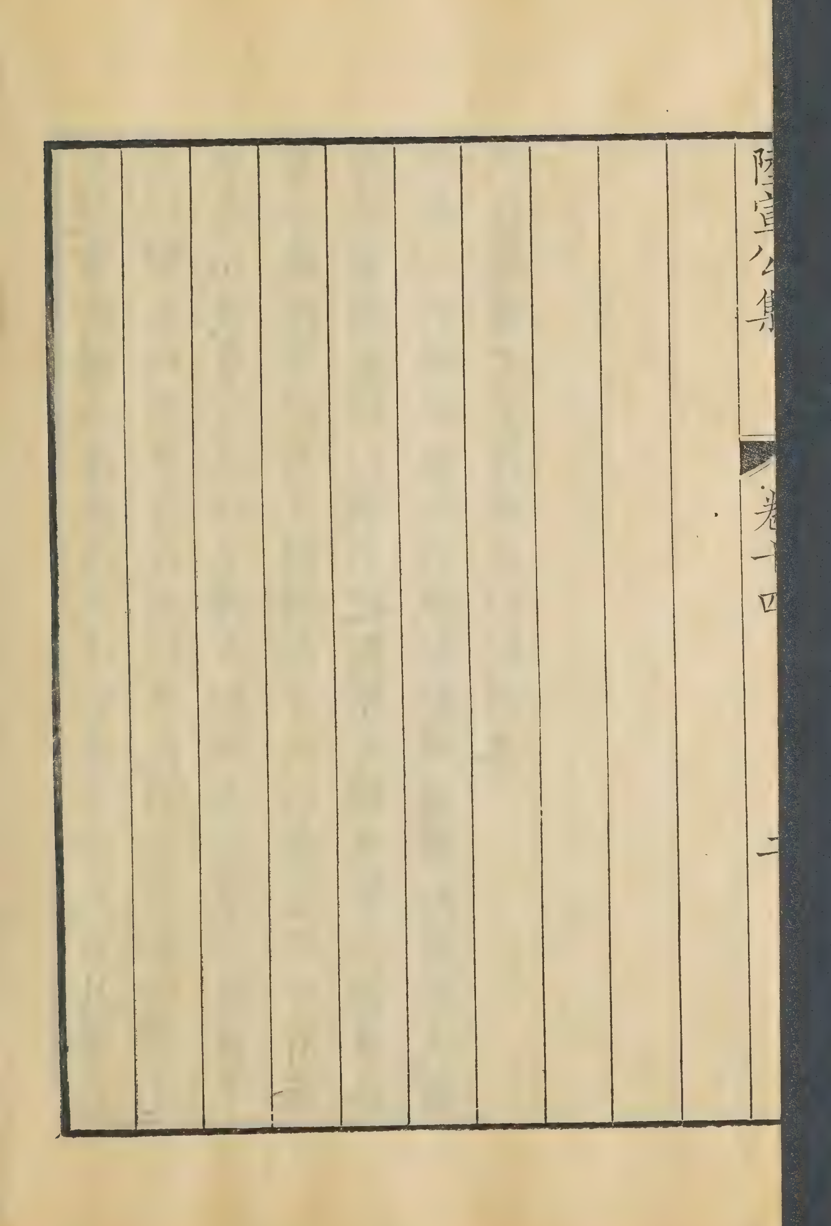
奏草四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冀寧奉宣勑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鈔錄進來冀寧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欲與改轉以奬勤勞者承命竦恧顧懇非宜進退徬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訏謀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避

狄之遊靡出奇之討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辱矣寇讎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爲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

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旌別以儆不從則望先録大勞次徧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覼懼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獘猶貪作法於貪獘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

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
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
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
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説皆
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
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
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
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
出豈非其明効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
儉斥遠貪饕雖内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

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内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

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非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

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已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

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
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
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
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
也願陛下愼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
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
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
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
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
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

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
復都邑輿行隧典整緝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
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
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
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
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
謹陳冒以聞謹奏



奉天論解蕭復狀

右蕒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悦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般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辭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却論奏欲得且留蕭復又頻有

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況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思料若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爲師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

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
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
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
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爲況乃見稱名流獲踐清
貫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
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
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
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爲難察初舉蕭
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
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

垂睿詰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屬求則從一等何容爲
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
不辯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
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
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
下留意幸察謹奏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楊頊已上二人並曾任御史中丞裴諝曾任金吾將軍孫成曾任京兆少尹周皓曾任丹延都團練觀察使裴冑曾任宣州刺史崔造殷亮李舟已上並任郎官何士幹姚南仲陸淳沈既濟已上曾任補闕拾遺

右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恥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參校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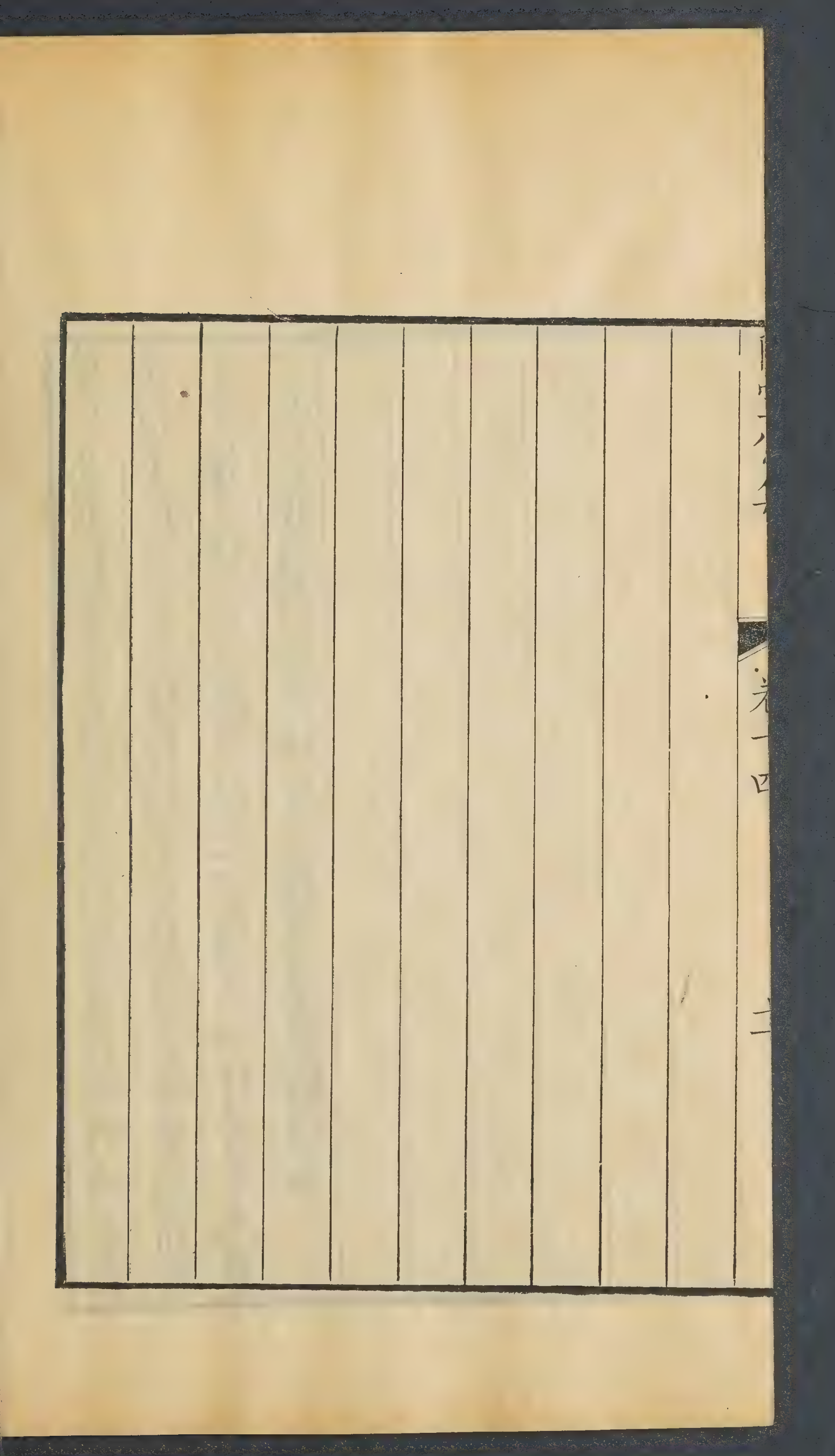
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寘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録用棄瑕既符德號振淹求舊亦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謹奏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絶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後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訊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强

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勑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之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奏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勑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尅平寇

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
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
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幷若有幽贊
一失其便後何悔追伏望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秪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絶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淩己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危切

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聲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名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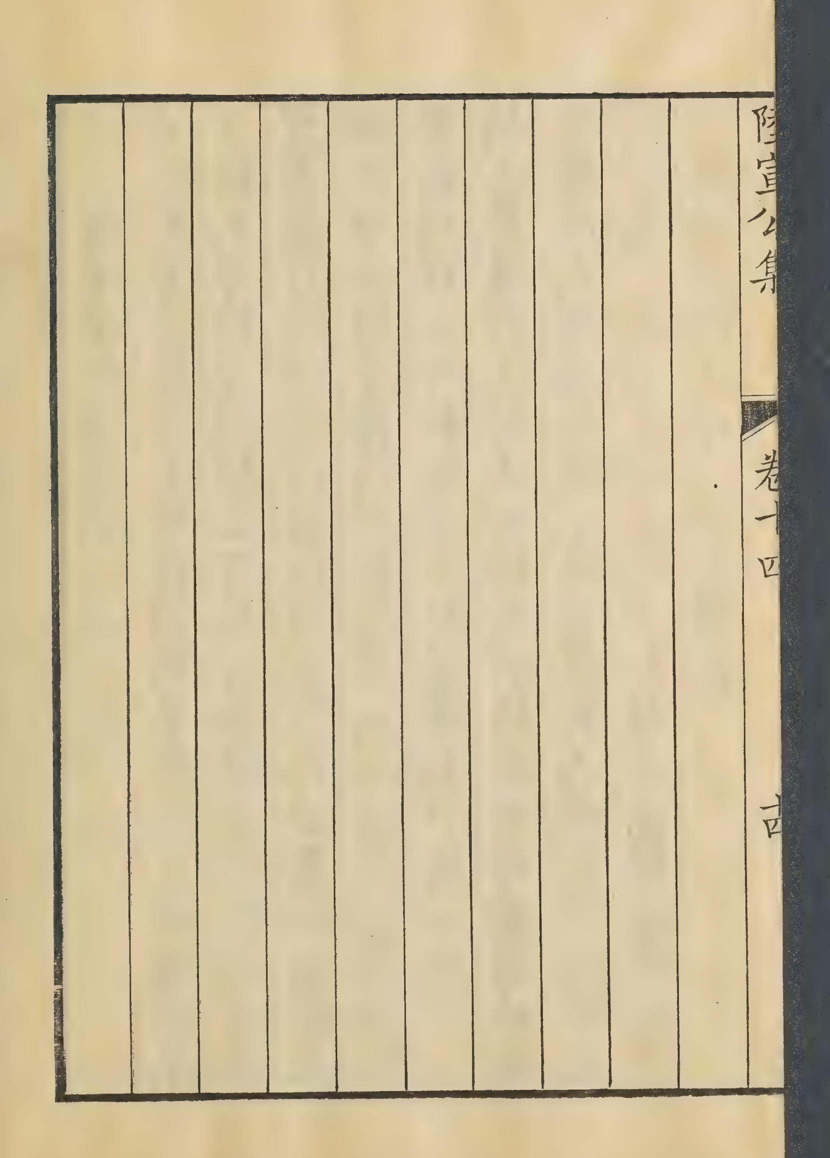
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
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
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
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勲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鬬
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
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以臣所
商量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
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
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

思通夕忘寐誠以貪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處兢危而不思出險者必無久安罄陳芻蕘惟所省擇謹奏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溆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
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
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爲信賞必罰
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
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
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雖有
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
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遺戎
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

職負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兹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

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

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効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猒棄者徒

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為無損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為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勳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為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寶何有不可顧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

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四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五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太倉張泰基　同校

奏草五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即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爲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

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

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鞀立司
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
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
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
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
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
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爭爲揚惡
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
求寤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

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愿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咈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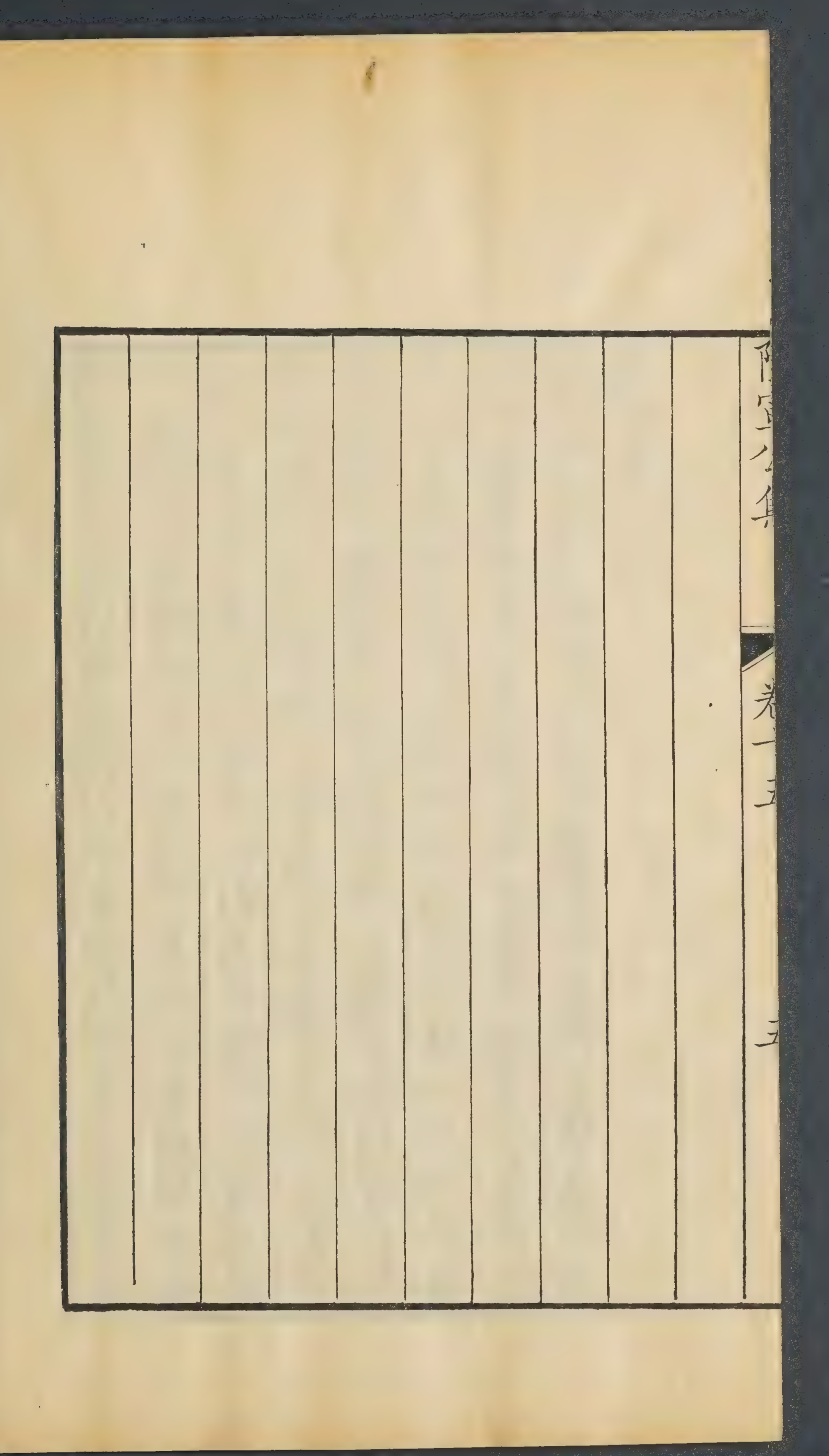
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

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

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愼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心靈不以幺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顧及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

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誤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傅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于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

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又荅論姜公輔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懐光背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固論造塔事賣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秖縁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戇執務在朴忠推理而言有懐必盡睿意元妙非凡所窺如臣憎昧之材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兾録微款而矜至愚實天

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才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鑑鏡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紕繆是由卻行而求及前人也無乃愈疎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於肆情逞憾以至于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匡輔是

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蓄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為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

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者利於行而咈於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紆宸鑒更審所宜謹奏

興元論請優奬曲環所領將士狀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爲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薊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于他土其家屬則陷于匪人又屬汴路姦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絶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勲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

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緣羇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
章奏言及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究求哀郡府則
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爲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
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
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
勅韓滉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
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
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
勸臣不勝區區爲國奬善拯危之意謹啓事以聞謹
奏

與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溆齎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旣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蕭復奏事官李充朕適喚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覩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爲尤何則駐蹕奉天屯難已甚

況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
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
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徯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
於西蜀韓滉望幸於東吴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
通理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
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寮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
椅之男共承昭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温恭宗族
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又答論蕭復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令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皞年老今欲除蕭復爲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爲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惻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顒顒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

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爲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周但令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奏

與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邪建論説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糺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遡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

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黈纊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

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効固不同也秦皇嚴衞雄猜而荊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

雖寇讎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
結爲仇慝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
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
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
心思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
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
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
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
迫于攻討馴致離叛搆成禍災兵連于外變起于内
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

聖之德而遘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儆
小失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
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
今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
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爲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
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効捨
逆歸款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于禁門陛
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
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
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

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蕞爾凶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覦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强狡者疑其為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而延于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圉閑一也既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

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縶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
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絶矣徇義之心既阻
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
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
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
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至轂
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
萬方敘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
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
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

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闕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猰貐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于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黿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邪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

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為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

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五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六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太倉張泰基　同校

奏草　六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右欽溵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尅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强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準擬渾瑊

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絶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溆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尚勞聖憂謹附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

寖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
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斯
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
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
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遽至猖狂
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
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
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
軍尅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
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

延既姦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
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
人情物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
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効誠唯恐後時不暇
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
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
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
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
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
不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

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一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獘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孑遺千里丘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覩機若瞑遘癘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

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且
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興乘衛禁之闕備
誘扇羣慝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
皆知惋嗟矧伊忠良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
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布革弊之詔弘恤隱之懷
天下黎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厭亂思安和風既揚
昏祲自歛蠢茲狂悖久合殲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
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
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
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

不降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翦撲非難孰肯捨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之虜哉旣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難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遊瓌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愼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輒以私懷

忖度謹冒昧以聞謹奏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

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遥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愽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

槩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
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
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
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
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
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
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
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
兹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
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揺王室無自固之重

秦梁迴繚千里迢遥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
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
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
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
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
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
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
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秖勞
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
凡在執干戈而衞社稷者皆自謂勳業由己義烈發

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兹

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爲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惷戇竊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傲擾岐下賊殺戎帥款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遥雒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襃斜

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敻絶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懐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潔矩之士温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

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折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斬袪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

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爲元龜固不可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謹啓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霑暬御仁洽庶寮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睿旨淹詳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

貪榮號傍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
天鑒何是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
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
忠實之効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
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
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
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誰曰非
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
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
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

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冑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茍得之情況該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釁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勲臣憤恨之氣所悦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悦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爲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爲爭端釁之

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天拔劍擊柱偶語謀反諠譁訟冤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讎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誚儻有節効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己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

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言爲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愼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壼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

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
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
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
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蓋美其
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
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
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
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烝黎優問耆耋安定
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
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

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耶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

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衞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于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

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為書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鑒則德為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謹奏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右先須勑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尚繁小大噭噭愁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爲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戚命良以褒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巖綴

危棧於絶壁或百里之内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峰澍流巨石崩奔㪷殷相繼深谷瀰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遏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黄遘殃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況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漎崩閣道淹圮環衛之儀少鈌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爲用陛下欲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霪滯更深谿澗皆溢遥路既絶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

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
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
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願以不達爲慮耳儻
迴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
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
慺慺懇誠實冀昭納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欽激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旣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旣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駮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命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

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總帥退閡亂兵遂爲賊泚所招紿以同迎鑾駕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縻僞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即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況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寔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

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
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
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旣偷賊
勢愈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
談以興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
胡亂華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
所不問河朔遺孽旣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脅汚之見
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
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
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法吏而

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爲之奈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爲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爲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爲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宄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

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爲善矣伏惟
不爲浮議所移謹奏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漵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候朕到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簒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污瀦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

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久矣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没代其徼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爲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

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儔且負嫌猜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況楚

琳卒伍凡材厮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睢盱晨光既升勢自跧縮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汧隴鎮壓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蹢躅何惡能爲願陛下姑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録功犒勤敷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皐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蠆介復勞誅鉏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爲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溦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溦奏來者兇梗殲盪闢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溦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福不可以久徼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

之輩幸免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効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

之旋及遂乃螽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鑾輅為之再駕行宮至于合圍于時海内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于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屯綿綿聯聯若包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劍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

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敭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歔欷誠之動物乃至于斯懷梟鴟以好音消祲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援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壹純誠以効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

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罄國家㢘帑以贍軍悉公私廄牧以張武算斂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旣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始覆矣洎涇卒倡亂泚戎構災豺狼整居於禁闈猰㺄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

仗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既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蔕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主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

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强之由内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

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疊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甿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貫

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令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于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己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

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説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

不爲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
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
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
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
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
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
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
終必在愼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
馭之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
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

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名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强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

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汚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甿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汚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攄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

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醜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潰威而蔑惠捨易

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愼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六

